

上

京华惊梦

偷香

武

墨武
——
著

偷香

上
京华惊梦

墨武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香. 上: 全2册 / 墨武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2
ISBN 978-7-5502-6941-5

I. ①偷…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0763 号

本书由能量 (天津) 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授权简体版,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偷香 (上)

作 者: 墨 武

出 品 人: 唐学雷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闻 静 管 文

装帧设计: 聯合書莊 bjlhcb@sina.co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5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941-5

定价: 70.00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目 录

第二十九章	蓦然回首	448
第二十八章	案中案	433
第二十七章	端倪	417
第二十六章	狐仙	404
第二十五章	一跃龙门	387
第二十四章	最相思	372
第二十三章	猎手	357
第二十二章	第一夫人	341
第二十一章	蹊跷	328
第二十章	北上	313

第三十章	缘由
第三十一章	丁香中的刀枪
第三十二章	宫变
第三十三章	线索
第三十四章	诱惑后的致命
第三十五章	杀局
第三十六章	午时
第三十七章	心意
第三十八章	风起

596	580	564	548	531	513	494	479	463
-----	-----	-----	-----	-----	-----	-----	-----	-----



第二十章 北上

微风拂着乱发，发乱心更乱。

单飞质疑的时候，少有一腔怒意，他虽解开了桃花林的谜团，但却解不开弦歌的真正用意。

他实在难以想象，像弦歌这样的人，竟然会以杀人为乐？

可他同时还有更多的困惑，同样是见到桃花林，为什么言有信、丁家兄弟来找就没事——言有信、丁家兄弟有意外，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内讧。

据丁家兄弟所言，他们没有遇到什么狼群、不死鸟，为何到了单飞一帮人寻来，会有杀机四起？

如果女神仙就是弦歌的话，救孙尚香的当然就是弦歌。

没有什么神奇的九叶红莲，孙尚香所中之毒能解，绝不是神迹，而是人为。

弦歌救了孙尚香，也未杀单飞，反倒让他看到了桃花林，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想让他出去宣扬桃花林的神奇，吸引更多的人前来？

单飞想不明白，只觉得自己方才可能自圆其说，但实则无法解开自己内心的困惑。

能够解开他疑问的人，天底下恐怕只有弦歌一个。

他上前一步，寒脸冷望，那一刻倒颇有些严峻肃杀，大有一言不合，就老拳相向之意。

弦歌只是静静地看着单飞，在单飞感觉自己瞪得眼眶都要裂开的时候，弦歌终于开口：“你要怎的？杀了我？”

她说得平淡，浑然没有将生死放在心上的样子。

单飞感觉目光恐怕杀不了人，突然笑了起来：“怎么会呢，我就是随便说说，你不要当真。”

他翻脸倒是比云梦泽变天快得多，后退一步，坐下来缓解敌意道：“其实那些狼就算你招来的也没什么，太行七条狼那种人，我也早看着不顺眼了……”

说话间偷望弦歌的脸色，见她不到十八，却比八十岁的老头子还能藏住心事，知道来硬的恐怕不行，更何况暗中藏着的那个一阵风说不定随时会出现。

人家扮神仙却没有干掉他，反倒救了孙尚香，他若对付弦歌，难免有忘恩负义的感觉。

“丁家兄弟呢，为了贪欲杀了言有信，更是该死。湘妃祠内死的那些人呢，其实也不是你杀的，是那个使大刀的人。”

单飞方才还要盖棺定论，这时候就要开棺翻案了：“说不定你也是受人指使摆布，身不由己呢。对了，那个使大刀的人在哪里？”

说话间，单飞小心翼翼地看向四周。

“你想见他？”弦歌淡淡道。

“这个嘛……也不急了。”

单飞知道如果从弦歌嘴里问不出什么的话，从那个使刀的手上问到的肯定是阎王传话，见弦歌转身要走，赶快拎着箱子跟上去。

“弦歌，你要去哪里？”

弦歌不语，只是走进了湘妃祠。

单飞眼珠转了几下，默默跟在弦歌的身后，他知道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多半还有隐情，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弦歌身上。

湘妃祠内狼藉一片，尸骸处处，狼群已退，却将死在里面的人吃得只留下了骨头。

单飞一进来，就忍不住皱眉，见弦歌从骸骨中穿过，到了湘妃祠主殿内，突然跪在蒲团上。

紧走几步，到了弦歌的身边，单飞只怕她突然开启了机关，消失不见。旁人不知，他却知道铁案上的油灯的确是个机关——只是异常巧妙，靠磁力控制当初他们下落的那个磁力翻板。

他当初早发现了这机关，用流年推测出翻板所在的大概位置，不然怎能在不死

鸟杀来时发现那机关？

这油灯是否还有别的门道，他也不太肯定。

弦歌并未开启机关，只是向湘妃神像叩拜了九次，然后双手合十，默然片刻。

单飞见她神色极为虔诚，心中忍不住猜想，难道说她感觉杀戮太多，这才请湘妃娘娘原谅她的罪过？

弦歌默然跪立半晌，起身到了庭院中，走到一具骸骨前蹲下来。

骸骨森森，弦歌见了，居然仍旧无动于衷，只是伸手到了骸骨之内，单飞见到，眼珠子差点掉下来，不解这女子究竟要做什么。

就见弦歌从骸骨中取出两锭金光闪闪的东西，赫然是两锭金子，单飞心中微愣，难道这帮人费尽心思诱人到了桃花林，不过是骗取些财物？

弦歌拿着那两锭金子，突然问道：“这个……能用吧？”

“啊？”单飞一时间不知道她在问什么。

“我是说……出门在外，这个应该可以用来做盘缠？”弦歌这一刻，天真得竟然有点傻的样子。

单飞有点错愕，“当然能做盘缠，而且算不少的钱呢。”

“能用多久？”弦歌问的古怪。

“看你怎么用，节省点，能走千里之外了。”单飞笑道。

弦歌点点头，用地上破烂的布料擦擦金子，又将那两锭金子放到怀中，随后将那尸骸用布料包起来，带到湘妃祠外的林边。

从林中找个尖点的枯枝，弦歌费力地挖土，单飞见状，忙也找根粗大的树枝，稍做修裁，就化作一件挖土的工具，一旁过来帮忙。

二人很快挖了个小坑，单飞一边挖一边问道：“你是给这死人挖坟吗？”

“不给他挖坑，难道给你挖坑吗？”弦歌冷漠地回了句。

单飞感觉这笑话很冷，见坑挖好后，弦歌将那具骸骨放入坑中，填土埋好，然后听她喃喃道：“我用了你的钱，帮你收尸，也算两不相欠。”

放下枯枝，拍拍双手的尘土，弦歌看向单飞：“你知道许都吧？”

“啊？”

单飞虽然善于揣摩人家的心事，可对弦歌的心事，一次都没有猜中过。

“你问的许都是个人？”

见弦歌看白痴一样地看着他，单飞只好又问：“是个地方？”

他当然知道许都是个地方，而且知道许都是个有名的地方，那里是当今汉天子

所在的都城。

天下大乱，如今有曹军、东吴两相对抗，众人都以为这两家均有称帝之心，但现在大汉仍有天子，是为刘协。

自董卓作乱后，刘协可算命苦，皇帝当得和逃犯一样，从洛阳迁到长安，又从长安逃往洛阳，一路来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甚至差点饿死，幸得曹操前来护驾，这才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

洛阳、长安虽是古城，但经连年征战，早就荒芜一片，因此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后，迁都许都。

虽说曹操自灭袁绍后，占了袁绍的地盘，发号施令多在邳城，不过许都自刘协迁都后，安稳多年，如今极为繁华，可说是妇孺皆知。

单飞没想到的是，这个弦歌不该知道的全都知道，可该知道的反倒一无所知，许都这么有名的地方，她难道不知道，还要问他单飞？

不想弦歌认真点点头：“不错，是个地方，你知道怎么去？”

“……知道……”

“好，你带我去。”弦歌道。

“什么？”单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要去许都？你去许都干什么？你就算去许都，有什么道理我也要去？”

弦歌冷冷地望着他，一个问题也没回答。“你不也说过，我就是女神仙？”见单飞点头，弦歌又道，“你曾经答应过女神仙去做一件事情，哪怕去死！”

单飞心中微惊，还能微笑道：“你当然不会让我去死。”

“我不让你去死，但让你带我前往许都一行，然后带我活着回到云梦泽。”弦歌清楚道。

单飞反倒困惑起来：“就这么简单？”

陡然见到弦歌似有讥诮的表情，单飞心中发寒，蓦地觉得事情绝非听起来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就听弦歌道：“真的简单吗？只怕未必。”扭头向东南的方向看了眼，弦歌竟也颤抖了下，喃喃道，“出了云梦泽后，我的生命会以每天来计算。”

见单飞吃惊地望着过来，不明白她说什么的样子，弦歌补充了一句：“你也一样！”

阴风吹过，弦歌口气森冷，单飞反倒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弦歌微蹙眉头。

“你恐怕有一点不知道……”单飞又整理下额头的乱发，“对我来说，生命一

直都是以天来计算的。”

“看起来你很想死？”弦歌目光清澈，像是要看到单飞心底。

“我一直想着死。”

“哦？”

“但你应该知道，很想死和想着死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单飞脸上突然有分光辉，“很想死是悲观、是逃避，想着死却是豁达、是直面。我们只有意识到每天都可能是生命终结的时候，才会竭力让生命活得更有价值，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弦歌看了单飞许久，似在认真思索单飞说的话。

这些话的含义有些人一辈子也无法领悟，但她却像深有感悟。

“你说的是对的，很多人只有意识到生命要终结的时候，才会去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弦歌喃喃重复了一遍。

单飞目光闪烁，心中暗想，她突说死亡，绝非无因，她宁可死也要去许都，是想做什么事情？

“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事情？”发问的是弦歌。

“我可不可以问你去许都干什么？”单飞反问。

弦歌冷冰冰看了单飞许久，终于答道：“不可以。”

她看起来虽年少，但远比孙尚香要明白单飞的言下之意——既然单飞不能问她，她当然也无权去问单飞。

再不多话，弦歌回头又望了一眼湘妃祠的方向，拿着那油灯举步向北行去。

单飞看着她的背影，沉思片刻，这才拎着箱子跟了上去。

和孙尚香一路时，单飞当然要充当领路的角色，但和弦歌一起，单飞却发现，弦歌远比他还要了解云梦泽。

弦歌就像上辈子就住在云梦泽一样。

天阴阴，让人根本看不到方向；雾蒙蒙，很多时候伸手难见五指，可弦歌只是静静地行走，看似无路的地方，她居然能寻出路来，看似吃人的沼泽，她竟然可从沼泽上寻找实地渡过。

单飞一路跟着弦歌，留意她的举动，不时地询问两句。

“你总是拿着这灯干什么？灯油都没了。”

“你说的我们随时会死，有谁会杀我们，拿大刀的那个吗？他不是和你一伙的吗？”

“你究竟去许都干什么，找亲人吗？”

“对了，你有亲人吗？家里可有什么兄弟姐妹吗？”

没有回应，弦歌突然变成哑了一样，可她却像云梦泽中的幽灵，渡过夏水、汉水，前方沼泽渐少，泥土变硬……

单飞不用看，也感觉到二人到了云梦泽的边缘。

等再绕过连绵的青山，前方豁然开阔，绿意荡漾，有清新的草木之气传来，弦歌终于止住了脚步，回头望来。

在幽幽的云梦泽时，她走得飘忽但神色坚定，但出了云梦泽，她眼中反倒有了分茫然之意。

单飞见状，立即道：“这里应是北荆州，也就是曹丞相的地盘了。”

荆州地域宽广，共有七郡，眼下被东吴、曹操、刘备三家瓜分，刘备赤壁之战后，顺势收了零陵、长沙、桂阳、武陵四地，但均在江南。周瑜虎口拔牙，夺下了江夏并和曹操瓜分半个南郡，随时准备北上，而曹操以襄阳为锋线，还是心怀南下一统荆州、吞并东吴的打算。

云梦泽地处交战缓冲之地，北面因长年的兵荒马乱，人迹极为稀少。

单飞伸手指向北方道：“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向西北走可过襄阳出荆州进司州，可到洛阳，再去许都。”

见弦歌无动于衷的样子，单飞又道：“如果向东北走，当然也可以出荆州到豫州，直接前往许都。”

顿了片刻，见弦歌沉默，单飞继续道：“如果我走的话，会选先去襄阳……虽然看似绕远。”

“为什么？”弦歌终于开口。

“东北地势崎岖，极为荒凉，行路不易，襄阳到许都却是交通便利……”单飞笑道，“如果我们到襄阳买两匹快马，走官道再转东北，反倒会省力快捷很多。对了，你骑过马吗？”

弦歌摇摇头，却向西北的方向行去。

她和孙尚香很是不同，孙尚香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和单飞拧着来，她却像颇能接纳单飞的意见。

和孙尚香相同的是，她也一直让单飞猜不透心中想着什么。

单飞看着她的背影，喃喃笑道：“不会没关系……可以学的。”

在云梦泽中，弦歌看起来无所不能，但单飞却发现，他猜测没错——弦歌好像

一辈子没有出过云梦泽。

她对金钱全无概念，不知道许都在哪里，见到路边摊贩摆卖的东西，虽然沉默无语，但眼中却多少透露些好奇之意。

单飞不厌其烦地给弦歌解释，也不管她是否在听，不过他也是见多识广，任何东西都能解释的头头是道。

弦歌拿了人家的金子，给人家埋尸，他却早在弦歌取金子的时候，从尸骨旁取了足够的路费。

二人一路行来，这一日终于到了襄阳，等进了城后，眼见城中繁华远胜别地，弦歌更是新奇，闻长街一旁有香气传来，驻足望去。

单飞见不远处有家沿街铺面，铺面招牌上只画着一张生动的大饼，笑道：“这是千层酥，听说是为纪念齐国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的功绩所做，你没吃过吧？”

见弦歌不语，只是走近了铺面，单飞跟了过去。

二人一路赶来，风尘仆仆，尤其是弦歌，弱小得更像是乞丐，店铺老板见了，脸上忍不住露出厌恶的表情，摆手道：“要饭的上一边去。”

弦歌一怔，退后了一步。

单飞见她这么柔弱的模样，心中奇怪，实在难以把她和女神仙、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联想在一起。

难道说……他的猜测本是错的？

不待多想，单飞早护到了弦歌的身前道：“这次老板你可看走了眼，你看我像要饭的吗？”

说话时，他拿出最帅的动作，又整理下头发，露出自觉得迷死人的微笑。

卖饼的看了他半天，道：“你比她更像要饭的，我这做生意的，你不买饼就走远点。”

我像要饭的，你吃饼吃傻了吧？

单飞又有拿箱子敲人脑袋的冲动，冷冷一笑，亮出了百试不爽的绝学——手一翻，一锭金子出现在手上。

他知道有时候帅是没用的，还得付钱。

绝招一出，老板笑容立即浮了出来，倒没想到这臭要饭的还能讨到这么多钱，忙道：“要……饭吗？”

“我要饼。”单飞忍不住叹气。

“饼……有很多，客官你要多少？”老板立即掀开了饼筐上的盖子，香气更加浓郁。

单飞手一挥，大气道：“这些饼……”

老板喜笑颜开，感觉遇到个大主顾，正考虑准备几筐饼的时候，听单飞道：“我一个也不要！”

老板差点冲出来掐死单飞，可单飞拉着弦歌转身走得远了，老板气得冷笑，忍不住骂道：“你他娘再有钱，还不是个臭要饭的！”

单飞拐到另外一条街，这才停了下来，望向弦歌笑道：“我给你出了气，你觉得好不好。”

“不好。”弦歌冷漠道。

“那怎样才是好的？要不要我去打他一顿？”单飞挽了下袖子。

“这世上狗眼看人低的多了，我早就知道。”弦歌低下了头，看着自身的衣衫褴褛，瘦小的身躯有些发抖，“我只喜欢那饼的味道，没时间去和那些人生气。”

抬头见单飞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弦歌恢复了冷漠：“我们走吧，去买马，我还从未骑过马呢。”

蓦地睁大了眼眸，弦歌难以置信地看着单飞，只因为他手中多了张香气喷喷的千层饼。

“你？！”

她就算是女神仙，一时间也不知道这饼是怎么冒出来的。

单飞将饼递过去，微笑道：“我和你不同，我不是很喜欢这饼的味道，但我有时间和这些人生气。”

弦歌看了单飞半晌，终于伸手接过那饼，低着头看着那张饼。

“这个饼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看的。”单飞轻声提醒道。

弦歌垂着头，让人看不到表情，低声道：“我有个姐姐。”

“啊？”单飞一时间无法跟上弦歌的思维，只是问，“她没有和你在一起？”

“她死了。”

单飞心头一颤，想起木屋后的那座荒坟，“她……病死的吗？”

弦歌点点头，却又摇摇头，让单飞一时间搞不懂她的意思。

“我很喜欢姐姐给我做的千层饼。”风吹衣衫，那弱小的身躯瑟瑟发抖，眼角似有泪光，可那泪光很快隐去，又变成了冷漠。

“我现在才明白，就算味道仿佛，但人不同，做的饼也不同的。”

弦歌手一挥，将饼丢到了路边，抬头望着单飞道：“这饼多少钱，我给你。”

单飞凝望那深邃却满是雾气的眼眸，良久笑道：“我这次做的是没本的买卖，

你若是一定要给的话，三文钱……我知道你没有，前面有家金店，我们可以去把你的金子换点碎银和铜钱，然后你把钱给我就好。”

对于这些事情，单飞做起来倒是轻车熟路，金子换了散钱，倒是不少，单飞取了三文钱放到怀中，然后找人打听到卖马的地方。

卖马的地方在城北，二人赶到时，早见到一块空地上圈养着十数匹健马，都是膘肥体壮，毛色光润。

单飞这个大盗除了功夫不怎么样外，别的事情多少都会点，见卖马的牵来两匹高头大马推荐，却不接受，对弦歌道：“有时候马和人一样，有很多中看中用的。”

“就像你一样？”弦歌回了句。

单飞忙道：“我当然是例外。我中看又中用的。”

他走到空地角落，选了匹略微瘦削，但腿长蹄大的马儿，又在马腰按了两下，这才点点头，看向弦歌，示意这是他为弦歌选的马匹。

不想弦歌自己早寻了匹马儿牵了过来，她选的马儿毛色暗泽，更是瘦弱。

单飞一旁皱了下眉头：“这马儿是好马，不过应该没吃过几顿好饭，要养一段日子才行，如果要赶路只怕难以胜任。”

弦歌轻轻地摸着马首，淡淡道：“它不好，只是因为没人对它好。”

单飞一怔，只感觉眼前这个少女说的每句话，都有别样的味道，终于笑道：“很多时候，你觉得好就好了。”

他不再争辩，和卖家开始商议两匹马的价钱，磨了半晌，在卖家几乎要倒找钱的时候，单飞终于付了账，和弦歌牵马出了城。

单飞飞身上马，却不疾驰，只是在马背上做了几个策马的动作，他记得弦歌不会骑马的，做这些动作，无非是示意给弦歌看看。

不想弦歌缓缓上了马，只是轻轻拍拍马颈，向前方一指，那马儿竟然小跑起来。

那马儿虽瘦，但跑起来居然四平八稳，弦歌坐在上面，更是如履平地一样。

单飞吃惊地瞪起眼珠子，差点跌下马来。

终于追了上去，单飞质疑道：“你不是说没有骑过马吗？”

“我没骑过，但不意味我不会。”弦歌回了句。

单飞有些抓狂，搞不懂这其中的逻辑，决定不再在这件事情上伤脑筋，和弦歌并辔一路向北，走了数里后，低声道：“要杀你的人是不是有张古铜色的脸，左脸上有颗黑痣？”

弦歌怔了下，有些不解的样子。

单飞刚才感觉这个弦歌骑马的时候是天才，这会儿又觉得她的江湖经验几乎和白痴相等，道：“你尽管往前走，不要回头。”

他亦是策马前行，却压低声音道：“我们方才一入襄阳城的时候，就有人跟着我们。买饼、换钱、选马时均在我们身后不远，他换了三次装束，但那张脸始终没变。”

顿了片刻，见弦歌无动于衷的样子，单飞凝重道：“他若是要杀我们的话……”

“不是要杀我。”弦歌冷淡道，“要杀我的人，不用等到出城后再动手的。”

她说的平淡，单飞却感觉到一股寒意：“你的意思是，要杀你的人百无禁忌，什么时候都可以出手？究竟是谁要杀你，为什么要杀你？喂……他杀你的时候，不会连我也杀吧？”

见弦歌又沉默下来，单飞反倒有些困惑，这么说跟踪的人和弦歌无关？那和他单飞有关？

谁会跟踪他这个大盗，目的是什么？

单飞暂时想不明白，眼珠转了几转，当作没事一样，继续北行，一直赶到黄昏日落的时候，前方出现个大镇。

见身后跟着那个人仍旧不紧不慢，似乎他们到哪里，那人就要跟到哪里，单飞建议道：“我们先到镇中找个客栈休息，明天再赶路怎么样？”

弦歌点点头，并没有什么意见。

单飞找了家客栈，和弦歌选了两间上房住下，见跟踪那人居然也进了客栈，就在他们客房旁入住。

单飞吩咐伙计送了饭菜到房间，用过饭后，见弦歌冷漠的表情，单飞也不多说，回转自己的房间休息。

只是才一到了房间，单飞懒洋洋的表情立即不见，将床帏放了下来，却将箱子放在墙角，人不上床，反倒熄了灯，坐在箱子上闭目养神。

夜幽静，隔壁的弦歌半点动静都没有。

等月上中天时，单飞再次睁开眼，心中暗想，要是跟踪的人找的是我，眼下是下手的时候。

念头才转，就听到窗棂响了下。

单飞动也不动，但人已猎豹般准备，可等了半天，竟没有人从窗外进来。单飞皱下眉头，拎起箱子到了窗旁看去，就见到客栈墙上有个黑影，月光下向他招了下手。

单飞略有诧异，不想这跟踪的竟然如此胆壮，难道是要将他诱惑到野外再下手？

略作沉吟，单飞穿窗而出，到了客栈之外，轻飘飘地上了墙头，见到黑影果然是奔向野外的方向。

单飞武功不见得高强，但胆子却是极大，拎着箱子追了过去，很快到了野外，过了一片密林后，前方的黑影突然不见。

只有一片荒坟。

坟堆森森，月光下，有磷火重重。

这时已是夏夜，夜凉依旧如水，吹来更冷的晚风在身上，起了层层寒意。

陡然间，有野猫嚎叫，从坟头掠过，煞是凄凉惊怖。

单飞立在荒坟之中，仿佛还置身客栈一样，四下望望，鼻翼微动，嘴角突然浮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他从荒坟中走过，一直到了一座坟头前。

夜色下，依稀见到那坟头上满是杂草，前面竖着半块残碑，上面依稀写着“亡夫……”

只有两个字是清晰的，其余的字都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单飞也没有去看，只是放下箱子，坐在墓碑之前喃喃道：“你再不出来，信不信我用霹雳炸开你的窝？”

夜莺低鸣，幽风阵阵。

陡然间，一件极为奇异的事情出现在单飞面前。

那墓碑倏然裂开，从墓碑下伸出一只惨白的手！

如斯深夜，这种地方，墓碑下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如有尸体还魂，就要从地底挣扎出来一样。

胆小的见到这种情况，只怕当场就要晕了过去，就算胆大的，恐怕也会毛骨悚然，掉头而走。

单飞胆子看起来是金刚石做的，居然脸色都不变一下，还是坐在箱子上问：“你从棺材里伸手出来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也是只进不出的吗？”

“这都吓不了你？”

墓碑下的地底传来幽幽之声，如阎罗派来的勾魂使者，只是声音中多少带分笑意。

那只手突然缩了回去，紧接着一个极为诡异的景象出现——墓碑倏然消失不见，竟有一道黑影从坟丘中跳出。

那黑影如同僵尸般怪异，蓦地出现，让人望见极为惊心动魄。

那坟丘亦是急速缩小，转瞬间就如化在空气中，入了那黑影的背后。

单飞看着幻术一般的景象，没有任何吃惊表情，只是道：“九渊，你怎么会到这里？”

那黑影上前几步，月光下露出黝黑发亮的一张脸。

那人脸虽黑，牙齿却很白，他神色木然，看起来本和僵尸一样诡异，但见到单飞时，却咧嘴笑了起来，多少带分暖意。

“老大，你又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去探云梦泽了？怎么样，有什么消息了吗？”

那人说话的时候，凑了过来，挤在单飞身边坐到箱子上，也是跷起了二郎腿，学单飞的姿势倒是十足。

“你不觉得太挤了吗？”单飞忍不住道，可脸上带着笑。

“不挤不挤。”那人也笑道，“这个流年举世只有一个，都说在上面坐着，女的能滋阴、男的能壮阳，我总是在墓地里待着，阴气太重，有机会当然要借点老大的光。”

“你听谁说的？”单飞诧异道。

“其余的兄弟都是这么说呀。”那人哈哈笑道，“不然怎么每次见到老大的时候，都见你坐在上面？”

见单飞想掐死他的样子，那人忙道：“我就是坐坐，你别太小气了。你若是喜欢的话，我的墓地……”那人一拍身后背的一个黑色包裹，多少有点谄媚道，“你喜欢住就拿去住。”

“我以后会死得很久，在墓地里的时间多着呢，要你这墓地干什么？”单飞叹口气道，“你不要总打我流年的主意，说正题，你不是去了汉中？见到那个系师张鲁了吗？”

那人苦着一张僵尸脸，摇摇头道：“我去了汉中，不过没有见到张鲁，人家现在是汉中太守，地位高了，也就不容易见了，不像老大你，当了老大，长得这么帅，架子却不大。”

“你说的也是。”

单飞又整理下乱发：“不过你不要以为讨好我就可以不用做事了，你难道去了汉中一趟，居然一无所获？”

那人一挑大拇指道：“老大就是老大，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没见到张鲁，但我陆九渊毕竟不是浪得虚名的。”

“知道你很浪，这点兄弟们都很认可。”单飞赞许道，“你他娘的到底打听到